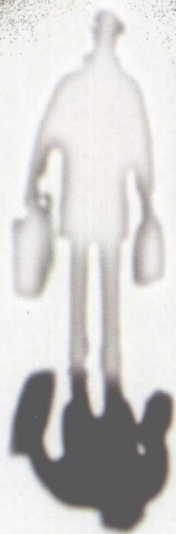


林 军 著

隐形人

THE PEOPLE
INVISIBLE

这是一部**奇思**妙想之
作，**妙趣**横生的语言，
臆想天开的想象，把**异常**荒
诞的**构思**与极为**严肃**的主
题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无处
不流露出“村上春树”的
信息。



世界知识出版社

隐 形 人

THE INVISIBLE PEOPLE

林 军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形人/林军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
ISBN 978 -7 -5012 -3313 -7

I. 隐… II. 林… III. ①长篇小学—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486 号

- 责任编辑 郭宝珍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郭宝珍
- 书 名 隐形人
Yin Xing Ren
作 者 林 军
-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电 话 010 - 65265919(直销) 010 - 65265928(发行)
网 址 www.wap 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16 $\frac{3}{4}$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7 -5012 -3313 -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姓名：海豚先生

职业：不便透露

出生年月：1983年1月

身高：174cm

体重：62kg

爱好：看书、写文字、看碟、旅游、枪械

最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

最喜欢的作品：村上的全部长篇（林少华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许钧译）

最感激的朋友：老麦，一碗公主，日文兄，猴猴，大飞，耗子，黄金矿工，龟龟等。

最难忘的时光：外院四年

回忆最多的事情：大四，晚上与老麦在学校“三座门”站岗时述说各自的初恋以及对未来人生的企盼，以致后来脱岗而遭狠批

最不该原谅的事情：对本应细心呵护的对象，却一次次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予深深的伤害

最自以为豪的一件事：大二时，成功组织策划一项参与人数过千的大型“春蕾女童”资助活动

座右铭：不放弃就有希望

个人简历：自幼向往武服，喜欢文字。2002年考入洛阳某军校，终于穿上橄榄绿，圆了儿时的武服梦。

高三时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翻译等三百余篇。最中意的是发表在《读者》2004年第10期“原创精品”栏目的原创短篇小说《雪花承受不了阳光》。此部长篇小说《隐形人》，是作者“都市玄幻侦探”系列小说《海豚档案》的第一部。

现工作于上海松江。

E-mail: mrdolphin1983@163.com

Blog: <http://mrdolphin1983.blog.163.com>

《海豚档案》

在 C 国东部沿海某个国际性大都市 S 城的某条并非十分繁华的商业街上，一座三层楼的大理石造的古城堡样的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其前，一座两米多高的花岗岩墩上矗立着一只昂首挺胸、振翅欲飞的蓝色大海豚。大海豚左侧身上刻着两个流水般顺畅的英文单词——Blue Dolphin。大海豚右侧身上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汉字——蓝色海豚。这里，便是我 CES 毕业后工作的地方——BD 公司——一家私家侦探公司。

进 BD 一年多后，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项十个人听了十个人都会摇头拒绝的任务。但我没有拒绝，准确一点儿说，是不能拒绝，因为我已经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二没有给我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陷进了一场上个世纪初就已展开的争斗。但不管事出多么蹊跷，也不管如何难以理解，最后我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BD 公司因为我的出色表现而名声大噪。我也因此一夜成名。后来，我被 BD 公司授予“海豚先生”的荣誉称号，成为 BD 公司的形象大使，与公司楼前那只振翅欲飞的大海豚有着别无二致的象征意义。

自从成为“海豚先生”后，许多更加莫名其妙的任务接踵而至。现在，我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这么做，并非炫耀（这到底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只为了证明我曾经拥有许多，也由此证明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许多。

先记下的便是那个使我赢得“海豚先生”桂冠的特殊任务。

《海豚档案》之《隐形人》故事简介

奇数章故事

六年前，国防部为了研制一种特殊的隐形材料，专门成立了代号为 ISM 的机构，即 Institution of Special Material。该机构由一位名叫万朴英的将军领导。ISM 从全国招募到四十余名材料学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

攻关。这之前，军方已把干玛拉克塔沙漠里的一个叫沙漠孤舟的小型军事基地改建成实验室。沙漠孤舟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房，实验室在楼房地下十米。专家们就在那里进行与世隔绝的绝密研究。整个研究小组由 K 城某大学一位名叫贾博林的材料学专家担任小组长。

就在实验快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实验正式启动近三年后，一伙恐怖分子突袭了沙漠孤舟，并扣留了全部人质，威胁人质继续研究。那伙恐怖分子只有 11 人，他们如何那么容易就占领沙漠孤舟，至今仍是一个谜。由于有那么多人质在恐怖分子手里，他们又极其狡猾，在整栋楼的各个角落里安放了炸药，救援队伍一筹莫展，只能在沙漠孤舟外围成一个警戒圈，常年把守，并定期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给他们提供生活物品。

当时，在恐怖分子冲入实验室的时候，那位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贾博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研究数据，那也是唯一的一份数据，和刚研制出来的一套隐形服，从密道逃了出来。第二天，恐怖分子把贾博林的儿子、儿媳也绑架到沙漠孤舟（贾博林的孙女贾逸悦逃脱），以此威胁贾博林出现。

第三天早上，一辆驶离 K 城的长途大巴在高速公路上与一辆油罐车追尾，发生爆炸，乘客无一幸免，全部遇难，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其中两位烧得尤其厉害，连 DNA 都无法提取，只能从残余骨骼判断出一男性和一女性。万朴英将军利用此机会，与交通部门交涉。在交通部门第二天公布的遇害者名单上面，贾博林与贾逸悦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恐怖分子见贾博林已死，这才放过贾博林儿子、儿媳的性命。

这样僵持下去，沙漠孤舟里的恐怖分子肯定迟早会得到隐形服，这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为了尽快救出人质，阻止他们的阴谋得逞，万将军要求贾博林在制出至少 11 套隐形服的同时，尽快研究出能看见隐形人的特殊眼镜。为安全起见，万将军把贾博林和贾逸悦送到了东部沿海的某个国际性大都市——S 城。

在沙漠孤舟事件爆发差不多三年后，能看见隐形人的特殊眼镜终于被贾博林研制成功（这时，沙漠孤舟里的恐怖分子也将马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隐形服），万朴英将军亲自去 S 城给贾博林庆功。可万将军不知道的是，迎接他的却是一场生死考验。

而此时，由于种种巧合，贾逸悦和一位私家侦探相识，并最终成为好朋友。但令贾逸悦惊讶的是，那位私家侦探竟然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并且还知道整个沙漠孤舟事件发生的前后始末。原来，上面怀疑整个沙

漠孤舟事件是由军方内部某个人一手策划的，派他下来暗中调查取证。于是，一场纠缠着亲情、爱情、友情的拯救行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偶数章故事

我毕业于神秘的 CES。现在在 S 城一家名为 Blue Dolphin（简称 BD）的私家侦探公司上班。其实，BD 公司的真实身份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反间谍机构。

进 BD 整整一年后，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项任务：一位名叫范古力的古董商为追求一位叫贾钰邺的小古董店老板，要求我摸清贾钰邺的身世，以及她的个人脾性、爱好等。

这本是一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任务，可自从接手这个任务后，一连串不明所以的事情接踵而至……

*

突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样的一个梦，一个恐怖但不害怕的梦。梦里全是雪白雪白的头骨，各式各样但又大同小异的头骨。每个圆圆的头骨顶上都有一个乳白色的光晕。有的头骨上的光晕大，有的小，有的还在微微颤抖。这些头骨都被摆放在海底的一个洞里的木架子上。

洞里有一个女孩和一位老人。女孩和老人一直在洞里抚摸着那些头骨顶上的乳白色光晕。从女孩那里得知，头骨顶上的那些乳白色光晕叫精神。他们抚摸那些精神，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读精神”。因为那些精神都是由生者对死者的思念形成的，所以从那些精神里面可以读出死者生前的故事。

而我在做梦，类似的道理，我也能从这个梦里读出内容。后来得知，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很重要的任务。

梦和现实是同步的。现实在一分一秒地向前发展，梦也在跟着现实一分一秒地向前推进。只有梦里的那位老人和那个女孩读出那个精神，我才能读懂这个梦。如果梦里，他们失败了，即他们没有读出那个精神，我没有读懂这个梦，那么，这个梦传达给我的要我在现实世界里去完成的那个重要任务也会同样失败，那就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灾难性的

后果，或许是世界性的灾难也未可知。

可白天的我，即现实中的我，对梦里的事情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所以，不管梦里的我是如何地心急如焚，白天的我还是循规蹈矩地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如此重要呢？现实中的我又何时才能意识到我正肩负着一个避免世界陷入灾难的任务呢？

序 一

干玛拉克塔的傍晚。太阳缓缓西沉，沉入最远处的那座沙丘。留下的余晖洒满没有尽头的沙漠，好像舍不得离去的孩子，在沙粒与沙粒之间游离穿梭。

儿时的傍晚，永远也玩不够的游戏，就是追玩一只蚂蚁，也能忘乎所以地玩半天，一直到它瘫软在地。妈妈的呼唤通过曲折的小巷一次次反射，传到这边的草地。肚子早已咕咕作响，也知道妈妈的饭桌上早已摆满了香喷喷的饭菜，可还是舍不得离去。回家路是笔直的，却喜欢跑着穿过一道道迂折的小巷，好像那样就可以挽留即将逝去的开心时光。

女孩望着红彤彤的沙漠，望着在沙粒间穿梭着的没有散尽的太阳的孩子，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小巷子里奔跑的样子，想起了妈妈的呼唤。妈妈？女孩双腿跪在热乎乎有点烫人的沙子里。妈妈？女孩捂着脸，眼泪从手指间慢慢地渗出来，掉在红彤彤的沙漠里。“妈妈……”女孩低声地抽泣、轻轻地呼喊……

序 二

DF 电视塔 263 米高的观光厅外，下着初夏特有的淅淅小雨。天空灰扑扑雾蒙蒙一片。就像年久没人照看已落满灰尘的印象派画作未完成的背景。

这样糟糕的天气，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跑来这里观光。很少有人，但总归有，只是少数（文字游戏）。世上总存在一些有另类活法的人，比如说我。这样说，并非自我炫耀我有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另类多么清高。我喜欢这样的时刻来这里，因为我喜欢这样置身在朦胧胧的空中，不必

分清东南西北，也不必分清江左江右（HP江从DF电视塔脚下流过），只知道自已离地862英尺。当然，今天来这里，还另有他因。

其实，有另类活法的并非仅我一人。这天，从电梯出来，在观光厅绕了一圈，发现除了我，还有一个小旅行团。十来个花白头发的老人，一位长着娃娃脸的导游。老人们眯住眼探着身子望着窗外。可此时的窗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我知道，这群老人也是迫不得已，肯定是早已定好的行程。

真正高兴这个时候来这里的，恐怕就只有我和她了。

姣好的身材，一米七左右。左肩挂一个12.1英寸笔记本电脑屏幕大小的灰色挎包。上着浅蓝色风衣，下着有点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脚穿灰黑色旅游鞋，笔挺挺地站在观光玻璃前。头发直直地从两侧、脑后直垂下来，发梢直到肩胛处，盖住了耳朵。长长的刘海铺在额前。两手自然下垂贴在身体两侧。很专注地望着窗外的灰蒙蒙一片。很少有像她这样望法的人。常人一般都会注意脚下的HP江或者江对岸的万国大街。谁会注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呢？那里什么也没有。可她现在就这样望着什么也没有的远方。

从侧面看去（也只能从侧面看，我不可能跑到她前面去看），她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但不是那种走在路上擦肩而过后还会让行人回过头来撞上汽车屁股的那一类型。给我的直觉（仅仅是直觉），她是一个孤独的女孩，就像一棵孤独的水仙开在密林深处，从没被人碰过。

几分钟后，那群老人喃喃咕咕快快不快地离去。偌大一个观光厅里，除了三位正缩在椅子上打盹的卖纪念品的工作人员，就只剩下我和她。

她还是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那样望着朦胧的尽头。那样执著，好像似乎想从那朦胧的尽头里找寻到什么。从她站立的位置判断，她望着的是大陆的西北方——茫茫戈壁滩。

十分钟后，女孩终于动了动，轻轻缩了一下肩膀，然后转身朝电梯口走去。从我身边走过时，她没有看我，好像连准备想看我一眼的意识都没有。我的世界与她无关。

我跟着她走进电梯。我并非那种见到漂亮女孩子就流出哈喇子并像花痴一样追着想多看几眼的人。只是今天就只剩下我们两位，我不想麻烦电梯服务员为我们两个人开两次电梯，何况我也该下去了。当然，同样另有他因，暂且不提。她的世界与我有关。

电梯里就我、她、电梯服务员三个人。我们三人成正三角形站立。

她站在最里面（左手紧紧拽住挎包带，挎包有点鼓），眼睛直直地盯着电梯门缝，表情严肃得似乎太郑重其事，好像那门缝里藏着某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似的。电梯服务员则面带微笑，用双语给我们轮流说了一遍欢迎参观并希望下次再来之类的话。刚说完“see you next time”，电梯就稳稳地停住了。

电梯门打开，女孩径直朝大厅出口走去。出了大厅，在二号地铁入口附近进了公共厕所。我在离公共厕所二十米外的一棵老槐树下掏出小笔记本，记下：09:30 进 DF 电视塔观光厅。10:20 出来。10:30 进二号地铁入口旁的公共厕所。

记下后，我给身旁的自动售货柜里塞进去四个硬币。两秒钟后，哐啷，出来一罐装啤酒。我背靠老槐树盯着厕所门十一口喝完之后，把空啤酒罐扔进身后两米开外的垃圾筒。空啤酒罐毫厘不爽地直入垃圾筒，发出一声清脆的空响，是空啤酒罐特有的脆生生的空响。

十分钟过后，女孩还没有出来。我找到附近一位女工作人员，向她晃了一眼我的工作证。两分钟后她从厕所里出来告诉我，厕所里没有我所描述的那个女孩。

“厕所有后门吗？”我问。

“有个小门。”

难道女孩发现被跟踪了？不可能。那何必走后门？我掏出小本记上：10:50 从厕所出来回家了。

我坐上二号线返回蓝天小区。出地铁口时，正碰上街对面一家 KFC 新开业。肚子有些饿了，便进去要了一个烧鸡腿汉堡和一大杯果汁。喝果汁时，对面墙上的壁挂电视正在播午间新闻。说是现在很多外国企业在国内漏税十分严重，尤其是餐饮业。因为国人消费完后很少有要发票的习惯。

喝完果汁，我跑到前台叫服务员开一张结账发票。

“要发票干吗？”小眼睛服务员看着我，好奇地问。小眼睛却分明在说“连这点钱也想报销啊”。

“请问这个要求超出你们的服务范围吗？”

小眼睛服务员的小眼珠顺时针转了五十六度，然后恢复原位回答：“没有。”

开了发票，她要我在一个簿子上签名。

“为什么？”我有些气愤。

“这是我们领班的要求，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不想为难她，想了想，接过簿子，转身签下——Bin Laden。

在蓝天小区前的停车棚里，我找到那辆半新不旧的小宝马，骑上小宝马回到住所（一年前就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不太钟情于集体生活）。

回到住所，喝下两罐冰镇啤酒。除了冰凉透骨，一点感觉也上不来。打开电视看新闻，全是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画面。关掉。真实的世界他们永远不得而知。当然，并不是说画面上的就不是真实。就像静水流深一样，表面上的静水也是真实的静水。但我不属于静水，我已经沉到了底层。

朝天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个像古姐的裸体一样的水渍还在那里，若隐若现。看着这个裸体样的水渍，我想起那个从厕所后门“逃走”的女孩。她可能也与我一样，沉到了静水的底层，或许比我沉得还要深，还要远。她是孤独的。

在这里，我也同样孤单。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6
第五章	64
第六章	76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7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86
尾 章	196
结 局	235

第一章

广阔无垠的干玛拉克塔沙漠。美丽传奇的兰楼古城。风起，细沙组成的像被风托起的一朵朵绸缎，随风而舞，婀娜多姿。有些不幸地撞向残存的古墙壁，瞬间支离破碎，散落下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无人烟的荒凉戈壁滩，在一千多个轮回前竟是人生鼎沸的繁荣古城。时间，太让人不寒而栗。

同样，空间也是如此——

兰楼城下十米处，一个直径八十多米、中心高度十米左右的扁圆形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实验室里，四十多名白大褂正在奇形怪状的实验设备间来往穿梭。两名荷枪实弹的特种士兵守在实验室东面墙壁上唯一的入口处。那也是实验室唯一的出口。

一条钢丝铺成的钢丝网路连接入口，从空中直穿横贯整个实验室，连接实验室最西面的墙壁。一位面色沉重，戴着少将军衔的长官，和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白大褂，并排站在钢丝网路的中央。

将军五十岁左右。高个头，不胖偏瘦。锥形脸廓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目光敏锐犀利。一对眉毛又粗又浓，眉梢向两边微微翘起。掺杂着几丝花白颜色的头发倔强地向后躺着。白大褂则显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

“将军，实验必须终止吗？”白大褂略微抬起头，看着将军，很痛心地问。将军比白大褂略高出一块豆腐的高度。

“必须终止，”将军望着脚下忙碌的白大褂们，神情坚定地回答，“你们尽快把数据资料压缩保存在一个加密移动硬盘上，然后把所有只要有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都进行物理销毁。”说完，将军转过头，看着白大褂，深感遗憾地叹口气说：“很抱歉，贾博士，不得不这样。”

“可是，”白大褂力争道，“一周之后整个研究就可以完全结束，现在实验一旦中断，以后再重启，花费大量时间不说，整个计划都可能要重头再来。”

“没有选择，必须这样，”将军压低声音说道，“你应该知道情况的

严重性。”

“我知道，我也理解，只是……”白大褂不知怎样说下去。无奈地喟叹一声，然后偏过头望着脚下的实验室。

“对于这个决定，我也很痛心。但直到查出那个 UM (unidentified man) 前，我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实验。如果最终数据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整个社会都会为之混乱。”

“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超出我该问的范畴，”白大褂回过头看着将军，“但我还是想知道，到底现在进展如何？”*

“还没有查出任何可以推断的线索，”将军摇摇头回答，“他隐藏得太深，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推断，只能确定此人衔职不低，至少与你我同级。”

“好吧……”听完将军的回答，白大褂妥协地低下头，轻叹道，“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必须于十九号之前完成。只剩下三天时间，希望你抓紧。”说完，将军微微凑到白大褂耳旁低声耳语道，“那件成品怎么样了？”

“十九号之前可以完成。”白大褂同样低声回答。

“辛苦了。”说完，将军直起身子，紧紧握了一下白大褂的手，似乎很满意的樣子。然后匆匆转身离去。

*

十八号晚上九点十分，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们正在紧张而有序地保存资料销毁硬盘。全部数据通过局域网传送到贾博士的电脑里，然后由贾博士把它们整理分类，压缩存储在一张移动硬盘上。再把其余只要有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都拆下来塞进压碎机。所有带文字的图纸也被送进碎纸机。

贾博士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数据。这可是他们四十多名研究人员三年来的全部心血，不能出一点差错。而且这也是现在唯一的记录，一旦弄错或者丢失，将万劫不复。

在数据剪切粘贴的时间显示还剩五分钟时，趁没人注意，贾博士俯身打开电脑桌下的那个绿皮小保密柜。保密柜里空空如也。贾博士却伸手进去，然后十指呈空心紧握状，仿佛在抓着某个东西。然后迅速收回手，塞进白大褂里面的口袋，口袋随之鼓了起来。贾博士轻轻拍了拍鼓起的地方，关上保密柜。

这时，屏幕上显示剩余时间还有四分三十九秒，马上变成三十

八秒。

靠着椅背，贾博士右手放在白大褂鼓起的地方，轻轻地吁了口气。这时，他不禁想起三年前的那一幕幕。

第 二 章

突然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会重复做同样的一个梦。一个恐怖但不害怕的梦。梦里全是雪白雪白的头骨，各式各样但又大同小异的头骨。每颗头骨顶部都罩着一个乳白色的光晕。有的光晕大，有的小，有的还在微微颤抖。

头骨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性别年龄之别。

头骨以等间距整齐地摆在一排排架子上。架子以等间距整齐地立在一个石洞里。洞壁上湿漉漉的，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偶尔还能听到水滴滴入小水汪的叮咚的声响。

洞壁上没有灯。但洞内却像四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明朗。

也记不起来具体从哪天开始，就一直做这个奇怪的梦。有时在洞里，有时在洞外。洞外则是朦胧一片，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就像眼镜片上沾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似的。不论怎么使劲眨眼，都是朦胧一片。

梦见洞外的時候，看不见洞门，甚至是否就是里面存放着头骨的那个洞都辨不清楚。但肯定是那个洞无疑，梦里的我心里知道。

这个洞好像悬浮在浅海底。它的颜色比周围海水的颜色要深很多。就是这么一个生在浅海底的洞，在它上方有许多像幽灵一样的东西来回漂浮着。幽灵谁也没有见过，十个人眼里有十个不一样的幽灵。我之所以用幽灵这个词来形容，也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它们是极具形而上的幽灵，似一种概念，又似一种概念的载体。就是这样的幽灵，在洞上方永不知疲惫地来回飘游着。

我每次置身其中又身在其外，因为梦里的我只是空间里的某个点，具有视觉功能的某个点。

这两个梦交换出现在我的梦中，从没有同时在一个梦里出现。奇怪的梦！难道是谁想用这两个梦向我传达什么不成？不知道，完全彻底地不知道。

不过，习惯就好。在 CES 待过四年，除了智慧上的进步，脾性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了忍受孤独，与寂寞为伴，心理上最大的进步就